

海外藝遊專案結案報告



荷蘭印尼社群踏查與藝術參與式工作坊實驗：
給台灣觀點的比較與啟發——江婉琦

目錄

一、為了不只是寫博物館介紹與心得：計畫動機與報告寫作方向	3
二、研究方法：藝遊時程表	5
三、研究發現：那些重新定義的「新單字」	9
五、後續行動與效應	31
六、計畫期間的思考	32

一、為了不只是寫博物館介紹與心得：計畫動機與報告寫作方向

我想像最安全的結案報告書寫方式是列表我去過的博物館、列出訪談的內容，一一介紹這間博物館和我發現的驚奇之處。不過我決定不這麼做，因為這會讓這個結案報告失去了對我自己的意義。如果這個結案報告我並不用取悅別人，列出詳細的KPI，更重要的是對自己有意義，去讓自己有機會整理出翻轉自己認知的收穫。那我會更加喜歡。所以在這份結案報告文件中，我仍然會列出計畫期間的行程表、我做了什麼事，但我想實驗用一種新的方式書寫，對自己更有意義的方式。

Glossary：

「Glossary（詞彙表）」是這個報告撰寫的主要方式，在荷蘭的時空中，我得以人生第一次長期的使用英語度過日常生活。生活語言的轉換讓我一面學到許多新單字用以溝通，一面對許多詞彙有新的了解。我曾經在荷蘭跟朋友們有一次深刻的討論，那時我們聊到有好多單字不懂，彼此分享各自對這個單字的體會與經驗。那時我忽然慢慢明白，如果語言的意義不用是社會一小群編定詞典的人規定死的，如果語言是由使用的人共同協商它的含義（例如emotional這個字不一定是負面的，emotional情緒化或大方地表達感情，同時也是一件很好的事）那麼，我是不是也可以在一面執行這個藝遊計畫、學習新的田野、學習新的英文單字時，也重新學習、體會這些詞彙？我一面在語言方面，在這個社會裡學習新的單字，以更聽得懂大家在討論什麼；我也一面在學這些單字的時候，重新思考這個單字對我來說的意義。在藝遊期間，對於自己重新學習的Glossary（詞彙表）之間的思考，是幫助我最深刻學習。因此這個結案報告書，針對計畫期間的發現，我將一些新感受的發現用Glossary的方式書寫。書寫我面對不同的概念、詞彙時，在這期間我有什麼樣認知和感受上的翻轉。也同步的列下田野調查訪談期間，有趣的發現與觀察。

計畫動機：

申請這個海外藝遊計畫，對我來說除了是對過往印尼移工相關領域的延伸，也是探索人類學田野研究與視覺藝術創作融合的可能。也因為這個藝遊計畫的支持，讓出身自勞工家庭、沒有許多家庭支援的我，能夠在今年抵達荷蘭與先生團聚。過往的我，經常僅能透過訪談得知人群的「移動經驗」，這個從台灣移動/移居到荷蘭的經驗，也讓我以此機會參與觀察自己的移動。今年抵達荷蘭後，我視這個計畫為一個「在自身移居地的短期驻村」。並透過我自己在荷蘭成為「外國人」這個角色，以自己過去對印尼人群研究的基礎作為出發，重新探索在荷蘭跟印尼相關的移動人群。

研究問題：

1. 在荷蘭的印尼人，他們為什麼來荷蘭？他們社群的模樣？
2. 在荷蘭的「荷蘭人」、「其他外國人」怎麼看「印尼人群體」？印尼人又怎麼看待荷蘭人和其他外國人？
3. 荷蘭的印尼人群體、台灣人群體，可以給「在台灣我們看印尼人、看待移工、移動人群」什麼新的觀點？

計畫剛開始的時候，我非常慌張，因為我對荷蘭的社會議題脈絡完全無知，一位在萊頓大學教人類學的好友Willem先生告訴我，雖然我覺得自己完全不知道任何事情，但是我在台灣做

的研究是無庸置疑的，他建議我可以從我已知的、過去對印尼人群的獨特發現與方法作為延伸，去探索藝遊計畫的這個題目。於是我慢慢想到我的長處是什麼，我喜歡觀察與探索那些非主流的敘事。於是在看博物館、訪談、設計藝術參與式工作坊時，「這之中的非主流敘事是什麼？」也成為我主要在尋找的東西。

二、研究方法：藝遊時程表

研究方法：

1. 第一個月：「博物館閱讀」—先逛很多跟印尼社群、殖民相關的博物館，看看博物館對這群人、這個議題的敘事是什麼？
2. 第二個月、第三個月：「田野調查與訪談」—訪談印尼人、印歐背景的人，除了博物館的敘述以外，真實的人的微觀記憶與敘述是什麼？
3. 第四個月：「藝術參與式工作坊」—用藝術的有趣的方法做研究—「迷因在『荷蘭老婆』枕頭上」印尼枕頭工作坊，如果我可以實驗看看，運用藝術參與式工作坊作為一種研究方法，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體驗？人類學和藝術可以如何結合？我可以獲得什麼發現與啟發？它的研究發現質地跟傳統的人類學研究方法有什麼不同？

藝遊實際行程表：

計畫期程2024/06/27-2024/10/28

(備註：原計畫時間為三個月，其後因個人九月、十月間平日時間另有要事，九月、十月期間只能在假日時執行計畫，故延長此計畫時間至四個月長。此變更已在計劃執行前由國藝會通過此計畫之變更。)



踏查走走期



田野訪談期



藝術參與式工作坊製作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踏查走走						
			6/27	6/28	6/29	6/30
			坐飛機到荷蘭	抵達荷蘭	休息	休息
7/1	7/2	7/3	7/4	7/5	7/6	7/7
休息	荷蘭國家民族學博物館__萊頓	書寫博物館筆記	熱帶博物館__阿姆斯特丹	與藝術家羅晟文討論藝術參與式工作坊	到土耳其酒吧參與觀察土耳其人在荷蘭看歐洲盃	休息
7/8	7/9	7/10	7/11	7/12	7/13	7/14
休息	休息	熱帶博物館__阿姆斯特丹	生物多樣性中心__萊頓	書寫博物館筆記	荷蘭國家博物館__阿姆斯特丹	到鹿特丹參觀藝術書展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荷蘭海事博物館__阿姆斯特丹	書寫博物館筆記	海牙移民社群走走	荷蘭國家檔案館__海牙	參觀鹿特丹Melly藝術協會展覽	拜訪 Willem van Wijk先生	Museum Sophiahof__海牙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文獻閱讀筆記	文獻閱讀筆記	文獻閱讀筆記	國際社會史研究所檔案庫__阿姆斯特丹	鹿特丹移民社群走走	休息	參觀鹿特丹世界博物館
7/29	7/30	7/31	8/1	8/2	8/3	8/4
田野資料準備	田野資料準備	田野資料準備	田野資料準備	再次參觀 Museum Sophiahof__海牙	前往阿姆斯特丹同志大遊行	參觀 Dordrecht 印尼夜市 Pasar malam
田野訪談						
8/5	8/6	8/7	8/8	8/9	8/10	8/11
訪談	整理訪談資料	訪談	整理訪談資料	拜訪印尼小吃店	休息	休息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整理訪談資料	訪談	整理訪談資料	訪談	整理訪談資料	休息	休息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拜訪印尼小吃店	整理訪談資料	整理訪談資料	訪談	整理訪談資料	參觀烏特勒茲中央博物館	休息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9/1
訪談	整理訪談資料	訪談	整理訪談資料	拜訪印尼小吃店	參觀萊頓印尼夜市Pasar malam	休息
9/2	9/3	9/4	9/5	9/6	9/7	9/8
訪談	整理訪談資料	訪談	整理訪談資料	參觀烏特勒茲 Landhuis Oud Amelisweerd 美術館	到烏特勒茲藝術文化機構 Casco參與工作坊、參觀展覽	參觀阿姆斯特丹印尼夜市 Pasar malam
藝術參與式工作坊製作期						
9/9	9/10	9/11	9/12	9/13	9/14	9/15
統整田野資料	統整田野資料	統整田野資料	與藝術家羅晟文討論藝術參與式工作坊	參觀Breda攝影節	到海牙參加”Nyai Stories” program	休息
9/16	9/17	9/18	9/19	9/20	9/21	9/22
訪談	X	X	X	籌劃藝術參與式工作坊	參加海牙 Indofood tour	參觀阿姆斯特丹Foam攝影展、藝術家 Saras spoken words表演
9/23	9/24	9/25	9/26	9/27	9/28	9/29
X	X	X	X	籌劃藝術參與式工作坊	舉辦藝術參與式工作坊	工作坊紀錄整理
9/3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X	參觀萊頓解放日市集	X	X	參加阿姆斯特丹社會史檔案庫的藝術工作坊	再次參觀 Breda攝影節	籌劃藝術參與式工作坊
10/7	10/8	10/9	10/10	10/11	10/12	10/13
X	X	X	X	籌劃藝術參與式工作坊	籌劃藝術參與式工作坊	籌劃藝術參與式工作坊

10/14	10/15	10/16	10/17	10/18	10/19	10/20
X	訪談	X	X	籌劃藝術參與式工作坊	籌劃藝術參與式工作坊	田野調查與工作坊藝術小書製作
10/21	10/22	10/23	10/24	10/25	10/26	10/27
X	X	X	X	與工作坊合作單位Framer framed討論未來合作工作坊（後來跟Framer framed討論，工作坊將於2025年2月舉辦）	到阿姆斯特丹藝術單位Framer framed參觀展覽開幕、觀看未來工作坊場地	準備行李
10/28	10/29	10/30	10/31	11/1	11/2	11/3
回台灣（計畫結束）					於新北市文化空間「三季」舉辦海外藝遊分享會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於烏特勒茲文化藝術單位Casco舉辦「迷因在荷蘭老婆枕頭上」工作坊	

三、研究發現：那些重新定義的「新單字」

接下來的「研究發現」，我將會分成兩個部分書寫。第一部分是在研究期間，在日常生活中與田野調查裡發現的Glossary、對不同概念字詞的新定義與新了解，這是我用以尋找非主流敘述的方式；第二部分是在研究最後階段舉辦的「迷因在『荷蘭老婆』枕頭上」工作坊成果，敘述了工作坊的目的，和參與者運用「刻板印象」這個主題所畫的迷因故事，我與藝術家羅晟文合作，以這個工作坊作為一種另類的研究方法。

A. Glossary：田野過程發現的新定義與有趣的發現

Glossary列表：

Making things	
海外	
印尼	
印尼人 (Indonesian)	印歐人 (Indo-European)
保守的	荷蘭人對我們很好
Pasar malam (印尼夜市)	印尼人和印歐人不一樣
極端的敘事	刻板印象
會歧視的人	比荷蘭人更好
荷蘭的移民	家庭主婦
荷蘭人對我們很好	Nyai—荷蘭人的情婦
用感覺找史料	Indo
階級感 (Hierarchy)	白人愧疚 (White Man Guilt)
亞洲人的害羞 (Asian Shyness)	沈默的社群 (Silent community)

Making Things

在執行計畫期間，首先對我最重要的翻轉是，我對「做事情」的態度改變了，我很努力地試圖在這兩年很無力的自己當中，試圖摸索一個更健康的工作方式。

官方的說法是，我會說我正在做這個計畫，這個計畫讓我有機會探索在荷蘭有什麼跟我過往研究——也就是印尼人群——相關的議題，這個計畫同時也幫助我能在剛抵達荷蘭生活的時候，提供我部分的生活費。

非官方的說法是，我會說我想做這個計畫也是讓我在沒有家庭支助的情況下，能讓我運用所長，得以申請這個田調計畫而能讓我跟先生在荷蘭團聚。

這個計畫對我來說也是一種實驗，讓我可以試試看用不同的心態做自己的田野調查和創作。去年我經歷了很嚴重的burn out，我在創作者的工作生活中總是太過努力、希望滿足所有人的期待，換得的是這兩年經常會感到沒有力氣、不想做事情這個很深的無力感。在開始執行這個藝遊計畫的時候，我意識到我自己過往舊的工作方式需要改變，不能再像以前一樣一直衝，而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壓抑。我想透過這個機會去實驗一個新的工作方式，我能不能為自己找到一個更永續的工作方式？這樣我才能更開心地、健康地作為一位創作者在這個世界上生存。

因此，在做這個計畫的同時，我也持續的在每天感受我自己的能量，並試圖跟自己的身體合作，去摸索一個新的工作方式。在做藝遊計畫的時候，有時的我，覺得第一天我往前走兩步，隔天身體會完全沒有力氣，像後退五步，再隔天又停留在原點。我的好朋友聽了我這樣的闡述，她反而告訴我，生活像這樣，前進兩步又後退五步又卡在原點，這不才是正常的嗎？她說這樣的我顯得更真實。而我來到荷蘭之後，有些時候我會感覺，因為來到這裡，我得以全新有一個空白的自己，這是不是一個可以讓我去重新塑造更好的生活方式、新的個性的機會？我是不是也可以透過這個「前進兩步、後退五步」的發現，來摸索出一個更好的照顧自己、同時照顧自己要做事的方法呢？

而在感受自己的能量變化、衡量自己今天要做多少事的過程中，我慢慢發現自己的感受力、觀察力變強了，因為逐漸地與自己的身體連結。我也慢慢的理解，過往我完成第一件作品《移工怎麼都在直播》之後，我不知不覺有一個「以後我要做出重要的作品」的目標，但這卻讓我感到有巨大的壓力，慢慢在這段期間，我也把「做事情」的目標，漸漸地調整修改成「我想做有趣的事」來服務我自己的好奇，而不是滿足外界對我的期待。我認為這是在做計畫的剛開始時，我學到的、用身體實驗與嘗試的、對我的創作者生涯最有幫助的事，這件摸索實驗對我身為一位創作者的幫助，我認為甚至勝過田野調查中得到什麼有力量的訪談內容。

海外

在海外藝遊計畫開始，真正抵達「海外」生活後，我也得以有機會思考「海外」帶給我的感受是什麼？住在海外的感覺如何？大家都怎麼投射對「海外」的想像與建構？我得以有了一些反思。

我察覺申請海外藝遊的申請者，在過往的補助名單中，大多數人或許嚮往或想學習的海外是「歐美的海外」。然而到了荷蘭生活後，我聽聞這裡的藝術家與藝術評論多對自身的西方觀點又自豪又批判。荷蘭藝術圈講求簡單、直白的藝術表現語言，在這裡學習藝術多半不會過度注重藝術史；英國藝術圈講求咬文嚼字，也被多批評他們重視過多的藝術垃圾話（Art bollocks）。重視藝術垃圾話這點跟台灣藝術圈的一些表現形式是很像的，就算我是一位人類學、民族學背景而不是純美術背景的創作者，我經常在台灣看展覽的時候閱讀到藝術家過度使用無太多意義的藝術垃圾話，這些詞彙大多或許是藝術家希望自己的研究與作品能看起來更專業而使用的語言，但許多時候無法充分說清楚自己想要講的是什麼。我發現即使是在台灣脈絡下我們會嚮往的那些海外，這些「海外」還是有它自己不盡然美好的部分。

也在藝遊計畫期間，適逢九月留學生在荷蘭開學，我認識一些剛抵達荷蘭生活的台灣與香港學生，我發現大家喜歡在社群媒體貼上自己驚艷這些「海外」的美好部分，諸如連警察也會帶隊參加的同志遊行、荷蘭好親近自然（但其實荷蘭沒有天然的綠地，所有都是人工的）種種的「海外美好」。這也讓我同時思考我們嚮往海外的那些「很好很好很好」，真的有那麼好嗎？它值得學習的地方在哪裡？它本身也需要反思之處又是哪些？

有一天我跟先生聊到，西方的哲學經常會有二元論的現象，但在東方的哲學裡，人是可以同時難過與不難過的。換言之，我覺得自己對「海外」的感受，同時有喜歡的感覺、也有不喜歡的感受。

這是抵達荷蘭三個月後，有一天跑進我腦海中的反思：

-為什麼在荷蘭，通常在公眾場合都是青少年在霸凌移民？那大人們呢？為什麼只有青少年？在台灣，通常是大人在霸凌東南亞的移工；在荷蘭，大人們只是在隱藏他們真正的想法嗎（因為反移民的右派確實在政治選舉上獲得勝利）？大人們只是在隱藏自己的想法，為了讓他們看起來比較成熟？

-在荷蘭的社會，大家都說荷蘭人很直接。但是所有人都是這麼直接的嗎？有時這種直接是不是意味著，有些人可以藏在「直接」的背後去侮辱和攻擊別人而不用負責任，因為「荷蘭人的文化是很直接」呢？

印尼

在計畫剛開始的時候，因為對荷蘭的印尼相關議題並不熟悉，或說一無所知，我邀請萊頓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的老師Willem先生跟我一起聊聊此計畫，希望可以透過他在荷蘭成長的經歷、對這邊議題的了解，大致知道此計畫的研究方向可以有哪些。

有趣的是，當我對Willem說出「我想知道這裡有什麼跟印尼有關的社群」時，他回答「印尼太大了，你說的是哪裡的印尼？」這個回答後來讓我細想許久，也讓我認知到在台灣我們對印尼、印尼移工的想像好像是比較單一的，我們可能認識印尼就是「移工」、「外勞」，然後可能就沒有更多認識了。而台灣的印尼移工多半來自爪哇島，但印尼其實是由一萬七千多個島嶼組成的群島國家。Willem告訴我，在荷蘭，當大家聽到「移工（migrant worker）」的時候，大多時候不會像台灣一樣想到東南亞來的人，在荷蘭大家聽到移工時，反而會很容易聯想到東歐來的人。」不過在荷蘭，族群間歧視的問題還是嚴重的，有許多移民居住的社區，經常會被主流的荷蘭社會認知為較危險的地方。

而關於Willem所說的「印尼太大了，你說的是哪裡的印尼？」他也補充說到，荷蘭殖民印尼時代，因為印尼不同群島之間政治情況不同，解殖民後，連帶的荷蘭人去不同群島旅遊時的受歡迎/受排斥程度也不一樣。在荷蘭，因為過往政治情況不同，這裡就有Bapua Administration和Maluku Administration，在協助這些地方的人們梳理他們的移民/殖民創傷與相關議題。

而經過與Willem先生的諮詢與談話，我也決定將此研究分成兩個人群探索：在荷蘭的印尼人社群（Indonesian）、過往有過殖民經驗從印尼移民來荷蘭的印歐社群（Indo-European）。

以下是這兩個人群的簡要概述

在荷蘭的印尼人社群（Indonesian）：

在荷蘭的印尼人社群，指的是他們出生長大在印尼，成年後才來到荷蘭生活的印尼國籍公民。在研究過程中，我發現這個人群中可以分成幾種特殊的類別：留學生印尼人、跳機的印尼人、Au-pair印尼人。

留學生印尼人，多半是在印尼出生自中產家庭的印尼學生，爾後申請獎學金或透過家庭支柱來到荷蘭求學的人群，他們多半在畢業後會想辦法找工作留在荷蘭生活，在萊頓大學的人類學研究所講師Willem說，他看到學校裡的印尼留學生，現在大多讀的是「比較實用」的科系，例如工程、商業，畢業後方便留在荷蘭工作，而為了認識留學生印尼人，我透過Willem得知萊頓大學有一個歷史悠久的萊頓印尼學生組織Perhimpunan Pelajar Indonesia

（PPI），這個學生組織從1922年荷蘭殖民印尼時期就成立，其網站經常會強調自身的國族認同，在田調期間，我也訪談了一位PPI學生組織的成員Rayan。

跳機的印尼人，指的是到荷蘭一開始持觀光簽證來荷，後來成為無證移工的一類人群。而Au-pair印尼人則指的是，在歐洲有許多「au-pair」行業招募的線上廣告，在許多印尼年輕女孩之間，也經常會有前往歐洲從事au-pair工作的傳聞。在Google隨處可搜尋到的au-pair網站裡，它以「去海外交朋友、增廣見聞」的標語，招募世界各地19歲至25歲的年輕女孩，到歐洲人的家裡當保姆照顧小孩，這類au-pair的工作食宿伙食全包，但是薪水跟當地人相比少非常多（約一個月500-600歐元）。我是從一位過往曾是印尼學生，現在嫁給荷蘭伴侶、也正在印歐社群議題的博物館Museum Sophiahof工作的受訪者Yulia口中得知荷蘭有一群從事au-pair工作的印尼人的。她說許多印尼女性會在年輕時透過au-pair工作來到荷蘭，年紀期限與工作合約到了之後，或許會因為結識荷蘭伴侶而從此在荷蘭住下來。不過Yulia提到在印尼國內中產階級家庭對au-pair工作的印象，也有一些「她們那些人去那，就是當女傭」的感受，可以感覺許多人會對這群從事au-pair工作的女性有刻板印象和偏見。

荷蘭的印歐社群（Indo-European）：

荷蘭的印歐社群（Indo-European）又稱Indo、Indisch或people with Indonesian roots。意指荷蘭殖民印尼時期，待在印尼的歐洲人、印歐混血人群，在1945年二戰結束後，因為印尼獨立，蘇哈托政府規定留下來的印歐人需二擇一自己想要的國籍—荷蘭或印尼，選擇荷蘭國籍的人不可再待在印尼。所以自從1945年開始，一共有六波移民潮，這群荷蘭人、印歐人，包括殖民時變成荷蘭軍隊（KNIL）的摩鹿加群島人（他們沒辦法選擇變成荷蘭籍，但因為他們過往幫荷蘭打仗，也沒辦法繼續留在印尼）就透過這六波的移民潮，移民到荷蘭，成為荷蘭的「移民」。在田調中我發現，我想了解的兩個人群—Indonesian和Indo-European，他們在荷蘭經常會被放在一塊談論，但是這兩個社群其實少有互相聯繫。

印尼人

當我開始田野調查，我試圖在印尼人社群裡想探索的問題是：

1. 作為一個印尼人，生活在荷蘭是什麼感覺？來到荷蘭後，你覺得荷蘭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你如何看待荷蘭人、其他移民？
2. 「人們在印尼討論殖民議題」和「人們在荷蘭討論殖民議題」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這是我得到的不同層面的回答：

隸屬於萊頓印尼學生組織PPI、曾經在荷蘭讀書現在從事工程師工作的印尼人Rayan告訴我，他覺得他在荷蘭一切都很好，沒什麼遇到歧視。他的回答讓我感到震驚，真的一切都很好嗎？我保持著懷疑，繼續訪談其他的受訪者。

一位來荷蘭工作的設計師F告訴我，她覺得來到荷蘭後，面對那些生活的不適應，不能說是習慣這裡，只能說與之一起共存。她提到討厭那些在youtube抖音彰顯自己嫁給荷蘭人，會讓大家對印尼人有更多刻板印象的印尼女性。她也覺得身為印尼人，在這裡沒有話語權，許多時候如果去參加社會議題、藝術相關的活動，印尼人和印歐人經常被放在同一個檯面上一起討論，可是她們兩方的史觀不同，因為在過去他們互相攻打對方，這讓她有很深的矛盾和衝擊感受。

曾經來荷蘭讀殖民歷史的Yulia，現在在主要關注印歐議題的Museum Sophiahof工作，她告訴我「人們在印尼討論殖民議題」和「人們在荷蘭討論殖民議題」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她觀察到荷蘭討論殖民的時候，多半會落入較二元的觀點，會二分他們在殖民時期的二戰受害者與面對印尼人而言荷蘭人是「大壞蛋」的角色。在印尼，她也觀察到大家討論殖民議題的角度比較多樣：「嗯，我知道荷蘭人帶來殖民，他們殺了我們很多我們的祖先，但他們同樣帶來建設。但是我們也知道他們帶來建設的同時，他們跟當地人合作，他們大可不用殺了他們。」我也問Yulia在荷蘭的印尼社群都怎麼看待Indo的社群，她說她觀察到有兩種聲音，一種是覺得他們太colonial了，另一種是覺得他們也是印尼人社群的一部分，她自己兩種都有。

保守的 (conservative) :

在訪談期間，我學習到保守的 (conservative) 這個單字，除了學到這個英文單字怎麼使用之外，受訪者對「保守的」這個字詞的意義詮釋也讓我對「保守的」這個字有多一點思考。這是我某天寫下的日記：

我在荷蘭的印尼朋友F說，她不喜歡在這裡保守的印尼人。就像是那些對荷蘭人與亞洲人之間的權力不平等一點都不敏感的人，她不喜歡那些在IG上印尼人寫的「荷蘭有多麼自由與公平」的貼文。也像是有些嫁給荷蘭白人的印尼女性，她們在Youtube上拍影片慶祝與以此自豪，她認為這個會讓印尼女性被更強烈的刻板印象所觀看與凝視。然而，有些待在荷蘭的勞工階級印尼人也是保守的，因為他們沒有說話的自由，否則他們會失去他們的工作。

Pasar malam (印尼夜市)

因為我跟先生找不到房子，有一天我們去Dordrecht找土地公拜拜，意外讓我們撞見今年夏天荷蘭最大的Pasar malam。我們在那裡用五歐元買了七根炸香蕉，我看到在Pasar malam中，有唱歌表演，也有販賣印尼食物、衣服布料的攤販，最有趣的是，還有一個攤子是峇里島的房地產商。我後來透過朋友知道，因為荷蘭人不能買印尼的房子，所以許多想長住印尼的荷蘭人，他們會透過簽長租合約，來住在印尼。所以這類我看見的峇里島地產商，其實是在販售長租合約給荷蘭人的。

因為荷蘭有許多的印歐社群，每年夏天，有許多城市均會舉辦讓社群回味印尼回憶、食物的印尼夜市Pasar malam，每次的印尼夜市會是兩天到五天不等。荷蘭最大的印尼夜市是海牙的Tong-Tong Fair，不過今年因為財務困難，海牙的Tong-Tong Fair宣布不再舉辦。今天夏天，也是藝遊期間，除了意外撞見Dordrecht的印尼夜市之外，我亦參加了萊頓、阿姆斯特丹的印尼夜市。

極端的敘事

我在參觀博物館的時候，在荷蘭關於殖民的敘事裡，好像發現博物館會強調一個深深愧疚與羞恥的深度強調，而這樣才可以政治正確。這讓我有一種博物館在面對殖民敘述的時候，是不是有某種極端敘事的莫名感受。為什麼會深深強調羞恥的這個現象？在沒有訴說的灰色地帶裡，藏了什麼呢？

我將這件觀察告訴在Museum Sophiahof工作的Yulia。Yulia反問我為什麼會覺得這些敘事極端？我提到或許跟台灣面對殖民的情緒很不同有關，今年的台灣，處處慶祝著荷蘭人抵台400年，也衍伸了許多展覽和藝文活動，這些活動面對荷蘭的情緒帶有慶祝的氛圍。Yulia聽到後大笑，因為這跟荷蘭的「深深愧疚」脈絡完全不同，身為印尼人，她無法理解為什麼會有一個前殖民地在慶祝過往荷蘭對她的殖民。而我也得以反思，台灣人的認同，真的是很不一樣的，我們對殖民對象，日本與荷蘭，似乎都有一種喜愛的感受，這是為什麼？而這也讓我想到一件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事情，這個田調計畫開始後，我一直試圖找尋台灣的印尼移工社群與荷蘭的印尼相關社群之關聯，但往往發現毫無關聯。但透過了解印歐社群、荷蘭的殖民論述，我反而發現自己的台灣人身份與印歐社群的歷史情緒深深相似，因為身為持續被荷蘭、日本、國民黨殖民的台灣人，我們總是沒辦法有很清晰的身份認同，我沒辦法很自豪地說我是台灣人，我們總是覺得自己不比別人。這個台灣人的歷史與身體情緒，在許多時候讓我跟印歐社群有所共鳴，因為他們也經歷困難的身份認同關卡。

而面對我參觀博物館的這個「極端敘事」觀察，一位媽媽是台灣人、爸爸是荷蘭人的受訪者Sophie則回應我，她在荷蘭成長的過程中，發現在這裡所有跟二戰有關的議題，討論的氛圍都會某種程度形成極端。因為二戰在這裡也跟納粹有關，大家一定要非常政治正確。她說或許跟這個社會同時存在覺醒文化（woke culture）、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有關。

我也同時和萊頓大學的老師Willem討論這個「極端敘事」的觀察，他則說我會有這個「博物館的敘事都是深深愧疚的，好像是某種極端？」觀察，是因為在荷蘭整體的社會氛圍還沒有完全達到解殖民、去殖民的轉型正義，而博物館作為一個政治性的、議題性的傳播單位，

「因為這缸水還是冷的，我們要它變溫，所以妳摸到博物館展示牌裡的水，才會是燙的，因為它要把水弄溫。」我覺得他提出的這個觀點很有趣。

其他博物館參觀時的觀察：

-在一幅荷蘭國家博物館的畫和它的展示牌中，我看到過往殖民時代那些前往東印度打仗的荷蘭士兵，其實多半都是窮人和找不到工作的人。

-有一個展覽告示牌提到，今天社會中的歧視源自殖民時期奴隸制度的遺緒。我想思考的是，這真的是如此直接相關嗎？在殖民浪潮席捲全球之前，在國家開始殖民之前，是否就沒有歧視存在？人類歷史上的歧視起源於何處？它是否總是必須被追溯到過去？如果時間不是線性的，那麼未來是否也可能成為過去的根源和檔案？

會歧視的人

我也詢問Sophie，在荷蘭社會中，那些最會歧視的白人會不會同時有一些個性特徵？Sophie說她發現很有趣的是，那些最會歧視的人不一定全部都是白人，其中有部分的人讓她感到驚訝，有部分最會歧視的那些人其實是這裡的土耳其移民或其他的移民。為什麼同樣有移民經驗或歷史的人，有時也成為最會歧視的人呢？

荷蘭的移民

我好奇，荷蘭人對移民的感受，在歷史上有什麼樣的變化？

Sophie則跟我分享一個她從小到大觀察到的「荷蘭人對移民態度」時間軸：

-很久以前，荷蘭是很包容來自其他歐洲國家的人的

-1970，政策大批土耳其移民，荷蘭人非常歡迎

-2015，敘利亞難民，社會反彈

-2000年後，非常多來自各地的移民，社會走向右派反移民

印歐人 (Indo-European)

而當我參觀位在海牙的Museum Sophiahof的時候，在看展覽時，其中一段語音導覽的故事忽然抓住我的注意力，語音講述的是在印歐人的社群中，許多印歐長輩會跟他們下一代強調：「要分清楚Indonesian和Dutch Indo，我們是Dutch Indo，不是Indonesian!」

我在Museum Sophiahof認識一位擁有印歐背景的受訪者Letty，Letty說她也會對她的小孩如此強調，為了的是希望後代可以知道印歐群體的歷史。透過訪談，她也告訴我一個有趣的現象：總的來說，在荷蘭的印歐移民中，Letty觀察，雖然第一代的印歐移民自己本身也是移民，但因為他們剛抵達的時候沒有被荷蘭政府好好對待，所以其實第一代的印歐移民往往在政治立場上會更偏向右派的觀點，他們也經常對當代荷蘭的其他移民會有反移民的情緒。為什麼他們自己有移民經驗，但現在也不喜歡移民呢？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田野發現，往後也值得追尋更多線索。

荷蘭人對我們很好

我在跟印歐社群訪談的時候，也聽到一句讓我感到驚訝，甚至抱持懷疑的話：雖然Letty說早一代的印歐移民沒有受到政府和這個社會好好的對待，但來自印歐社群的受訪者Marian跟我說，她覺得荷蘭人對他們都很好。

Marian：我的家庭剛抵達荷蘭的時候，我們有一些印歐鄰居，也有一些荷蘭人鄰居。在我的記憶力，荷蘭人都對我們很好，沒有歧視。相反的，我看到的是2000年以後，隨著越來越多移民來到荷蘭，荷蘭人好像改變了，他們似乎變得沒有那麼喜歡移民。

-另一個訪談中覺得有趣的故事：Marian長大的小鎮有很多印歐鄰居，彼此都認識，在Marian12-18歲之間，有一天她父母租了一台巴士，車上載的全部都是印歐鄰居，他們要去比利時、德國一日遊。她記得那天要早上九點就上巴士出遊，巴士裡年輕人和小孩坐後面、大人長輩坐前面，位置有事先分配，因為叔叔阿姨們之前也會有誰不喜歡誰的議題。她記得那天她一坐上車，就聞到了印尼食物的味道。她也拿起麥克風問誰要一起玩遊戲？司機一開始會介紹外頭的景色，往右手邊、左手邊看，鄉親們你們會看到什麼，但後來司機就不講話了，因為大家都很大聲聊天。

為什麼Marian會覺得，荷蘭人都很好呢？我將這個問題拿去問一位家庭同時有印尼人、印歐背景的受訪者Rizky。Rizky的身份認同是「在荷蘭的第二代印尼人」，他的爸媽身份認同是印尼人，但她的外婆、外公是印歐人，在他的身上，有一個複雜多層次的身份認同議題。我問Rizky為什麼Marian會告訴我她覺得荷蘭人都很好呢？Rizky說，或許是因為第一代的印歐人來到荷蘭時，他們總是會有勤奮地想融入荷蘭社會的感覺。而也因為這樣「很想融入」的動機，他們經常會看不起印尼根源，認為他們有印尼根源，他們就是比較次等的，所以他們當時非常努力想融入荷蘭社會。

印尼人和印歐人不一樣

而在先前提到的，許多人會說「印尼人跟印歐人不一樣！」在Rizky身上則是一個相反的例子，因為他雖然自我認同為第二代印尼人，但是他媽媽那邊的家庭也是印歐人。對Rizky來說，他很努力的想同時了解兩個不一樣的人群。

刻板印象

在我過往在台灣的印尼移工田野之中，刻板印象經常是我想探索的主要概念。但在跟Rizky的訪談裡，也讓我對「刻板印象」有不一樣的觀點，他說：刻板印象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正面的刻板印象，例如當人們聽到我們的家庭來自印尼，他們會說他們好喜歡印尼食物、印尼很棒、他喜歡峇里島；而負面的刻板印象，有的是針對「東南亞女性」的性歧視，有的是普遍針對亞洲人的種族歧視。

他的這個分享，讓我得以有一個機會對刻板印象有更多思考，這是訪談他之後，某兩天我書寫的日記內容，有關刻板印象：

2024/09/06：今天我重新思考「刻板印象」的概念，人們和我，在政治正確中，我們認為刻板印象/偏見是負面的。但今天我開始思考，是否刻板印象也有中性或正面的面向。人們會對其他人有刻板印象，但人是不是也會對自己有刻板印象？我自己的刻板印象？台灣人對自己的刻板印象？

2024/09/17：我想到，有些時候一些人傷了我的心的時候，我會運用「刻板印象」來解救我自己的情緒。這種狀況最容易發生在當某個你喜歡/信任/愛的人傷害你時，很多時候別無選擇，我只能在對方身上貼標籤，然後我的心就有一種釋放的感覺。這好有趣，刻板印象在這種情況中，是正向的，是一個「釋放的解決方法」。

有趣的是，也是關於刻板印象，有一次我到阿姆斯特丹的印尼夜市（Pasar malam）參觀，其中我遇到一個正在海牙舉辦印尼美食導覽的團體，他們在市集當中也有一個攤販，正當我自我介紹說：「我是一個在台灣的作家，透過書寫印尼移工的故事來挑戰台灣人對印尼移工的刻板印象。」攤販中的荷蘭人姊姊回答：「你們在台灣，亞洲人也對亞洲人有刻板印象喔？」這句話讓我覺得有趣，因為這句話的脈絡是，在荷蘭，台灣人和印尼人、日本人、韓國人，經常是會被放在同一個「亞洲人」的框架討論。在荷蘭的框架討論的是白人對「包含很多國家的亞洲人」的歧視與刻板印象。

比荷蘭人更好

或許因為Rizky向我訴說的，早期印歐社群有一個亟欲融入荷蘭人、荷蘭生活的氛圍，在我遇見下一個印歐受訪者Janeatte的時候，她也對我分享以前她媽媽告訴她，我們要學習成為荷蘭人，甚至變得比荷蘭人更好。

Janeatte：我媽媽是印尼人，第一代的印歐人群總是努力抹去他們的移民故事。Indo community也被稱作Silent community。我媽媽來荷蘭之後努力當一位典型的荷蘭家庭主婦，她在餐桌從不煮印尼菜，煮肉丸和馬鈴薯泥。她總是告訴我們："We must become Dutch, even better than the Dutch（我們一定要變成荷蘭人，甚至要變得比荷蘭人更好）。"

家庭主婦

Janeatte的媽媽過往是一位家庭主婦，她同時也跟我分享一個非典型的家庭主婦故事：

我的奶奶是個印尼人、爺爺曾經是一個為荷蘭人工作的KNIL軍人。我的奶奶不是一位典型的印尼女性，她過去當衣服商人賺了很多錢，甚至賺得比當荷蘭士兵的爺爺還多。奶奶賺的錢讓媽媽他們住在大房子裡、家裡還請傭人。

然而，當我媽媽移民到荷蘭時，她再婚的第二任先生，也就是我的爸爸，也是一位KNIL軍人。媽媽來荷蘭後婚姻不幸福，她和爸爸的愛逐漸變淡了，但她是個家庭主婦。當年婦女是不可以自己出來工作的，媽媽當時是家庭主婦，她如果拋下她的家庭，她便沒辦法生存。1970年荷蘭受到美國民權婦女運動影響，那時荷蘭的婦女開始可以出門上班，我媽媽開始可

以出來工作了。她第一個工作室洗碗機肥皂粉的銷售員，洗碗機也是一個減輕家庭主婦負擔的發明。媽媽開始能養活自己後，她成功離婚了。

用感覺找史料

跟Janeatte訪談的尾聲，我驚訝於她跟我分享的家族故事，但她接著跟我說：「我剛剛跟你講的故事，有一些事我用猜測的。她說，由於印歐社群的第一第二代，普遍不會主動跟後代分享他們剛移動來荷蘭的經驗，因為他們不想將創傷的負荷交給他們的下一代。因此當時間過去，現在的荷蘭，有許多印歐社群舉辦的「尋找家族根源」活動，來參加的人有許多都是早已白髮的奶奶、爺爺（這跟台灣有許多尋根的活動都是年輕人參加很不同），他們正是生活在印歐社群被稱作Silent community的時代，他們的爸媽不跟他們主動分享過往的歷史，因此我觀察到在許多印歐社群辦的活動中，閱聽眾經常都是這一群爸媽先前沒有告訴他們自己的歷史，而他們現在很想尋找自己的根源的移民第二、第三代，多半的他們已年屆退休。

而「用感覺來猜測」、「用感覺找自己的史料」這個不被傳統社會科學所認定的方法，在藝術創作的領域是被允許的，這讓我有許多的啟發。

在田野期間，我參加了一個由印歐社群舉辦的一日工作坊「Nyai Story」，在工作坊中，有一位擁有印歐背景的藝術家正在分享她的創作。在分享中，她提到自己的家庭有印尼根源，可是她沒辦法找到許多家族的史料，因此，她前往許多資料庫去看資料庫裡跟印尼、印歐社群有關的影像。她於是運用她的感覺，去選取那些她有所感受的影像，作為她自己的史料。這是一個尋找家族或自己歷史史料的另類方法，我發現我深受啟發。這讓我想起我的阿祖是一位孤兒，所以追尋自己的家族歷史，對我來說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或許在這些啟發下，「感覺」或許也可以成為我能夠尋找自己史料的方法。「用感覺尋找史料」這件事對我很有啟發。

Nyai—荷蘭人的情婦

一開始參觀阿姆斯特丹世界博物館時（Wereldmuseum，前身為熱帶博物館），我注意到「Nyai（荷蘭人的情婦）」這個詞彙。荷蘭殖民時期，因為在印尼的歐洲女性比男性少很多，在印尼，會有一些住在荷蘭男人家中的印尼人，她們叫做nyai和housekeeper，她們許多會有小孩，但不會結婚，所以她們同時有一個housekeeper的頭銜。怎麼辨認她是荷蘭男人的情人？可以看她有沒有穿kebaya和她們的拖鞋。

Nyai在爪哇語裡面是姐妹（sister）的意思，巽他語是指年輕小姐。後來專指殖民時期歐洲白人的管家和伴侶。在殖民時期荷蘭人要和亞洲女性結婚，要經過VOC公司的同意。而許多Nyai與荷蘭人或其他歐洲人生下小孩後，在二戰結束後，這些小孩有時會跟著父親回到歐洲，這些小孩有時其實並不知道自己的母親是誰，所以當他們回到（或說移民）歐洲後，有一個傳說是他們的媽媽是公主。這是在博物館閱讀中認識的Nyai。

我也在藝遊期間，參與一個由印歐社群舉辦的尋找家族根源活動，這個活動的主題就是Nyai的故事。我在活動中的講座得知，因為Nyai這個身份的特殊性，關聯到情婦、拋棄、秘密這

些關鍵詞，它在過去是一個充滿情緒的、殖民的字眼，隨著殖民時代結束、現今的主流敘事意欲解殖民、去殖民，有越來越多印歐人群在當代試著尋找自己的印尼根源與原先父執輩、祖父母保持沈默的家族故事，而Nyai這個字詞與身份，也從帶有強烈情緒、仇恨這樣負面的印象，變成「現在Nyai對Indo社群或許有正向的意義，因為這可以幫助我們尋找根源的線索。」我也在活動中聽見身旁的印歐大哥這麼說：「我找了很久我祖母的資料，最近發現她可能是個Nyai。」我聽見他說祖母或許是個Nyai的時候，帶著一個期待又心疼的感受。

對於Nyai這個字詞的觀念翻轉，讓我得以擁有機會思考的是，會不會在台灣或在我們身上的社會抑或個人議題上，原本有一些我們覺得負面的詞彙，我們也可以對它保持一段距離後，去運用它正向的意義去尋找更多未有解答的？

Indo

關於使用“Indo”一詞的辯論：

當我和藝術家羅晟文首次與位在烏特勒茲的藝術文化機構Casco討論我們想舉辦的工作坊時，我們遇到了一個挑戰——對“Indo”這個詞的困惑。剛開始進行這個藝遊計畫與田野時，當我參加 Pasar Malam 市集並與印歐社群的人們聊天時，我經常聽到他們使用Indo這個詞來自稱，當時我並沒有感覺到“Indo”這個詞有負面的含義。然而，當我們向 Casco 提交工作坊提案時，在Casco工作的Mariana 告訴我們，“Indo”這個詞帶有貶義，如果我不是這個社群的一員，最好不要使用它。聽到這個消息後，我感到困惑和緊張，因為在我過去與印歐社群和受訪者的互動和訪談中，他們從未讓我覺得使用“Indo”這個詞是不恰當的。相反的是，我經常聽到印歐人稱自己為“Indo”，而且在 Pasar Malam 市集上，我們還看到販售印有“Indo”字樣的衣服。但我也不能無意中傷害別人。我感到非常緊張和沮喪。

在困惑中，我再次詢問了許多受訪者：「你們如何看待‘Indo’這個詞？對你們來說這個詞是負面的嗎？」所有受訪者都回答：「不是，這是我的身份認同。大多數認為這個詞是負面的人通常是社群以外的人，因為他們覺得需要政治正確。」但對他們來說，他們喜歡使用這個詞，因為它代表自己的身份，他們用它來探索自己是誰。對許多受訪者而言，這個詞是非常正面的。

我還詢問了一位在 Museum Sophiahof 工作的成員Yulia，因為這恰巧是一個專注於印歐/Indo-European 社群議題的博物館。Yulia告訴我，他們也必須非常小心使用這些詞彙，並建議我可以將“Indo-European”來代替“Indo”。於是我帶著受訪者的回答回到 Casco，並提出也許我們可以改用“Indo-European”的想法。我以為這次終於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但Mariana 表示，“Indo-European”這個詞可能會讓人聯想到語言學相關的術語，她說我們最好不要使用它。我再次感到沮喪，因為我聽到 Indo-European 受訪者認為“Indo”對他們來說是正面的，同時也聽到專注於這個議題的博物館建議我們使用“Indo-European”。那我還能使用什麼詞呢？我感到非常挫折。但在與 Museum Sophiahof 的Yulia進行訪談時，她也鼓勵我，應該勇敢地向Casco分享我對這些字詞使用的觀察。因為她認為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看到議題的全貌，我仍然應該勇敢地分享我所觀察到的。

因此，在與Casco合作的枕頭工作坊期間，我也向 Mariana 分享了整個過程以及我觀察到的情況。同時，也有一件事讓我感到驚訝並且非常感激：在台灣，如果我們作為藝術家想與組織、藝術機構合作，如果這個單位與你的信念有分歧，那麼你們幾乎不可能繼續舉辦活動。但我看到的是，儘管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有一些辯論，Mariana 仍然讓工作坊繼續進行，並嘗試看看我會帶來什麼不一樣的觀點、我想說些什麼。這讓我非常感激。

階級感 (Hierarchy)

來到荷蘭第三個月的時候，我學到階級感 (Hierarchy) 這個單字，因為發現身邊的人很常談論它。這也讓我有了了一個對階級感的批判思考。當大家提到階級感這個字，意味著上對下權力的不平等，在荷蘭的語境裡，我發現大家很常強調不要有階級感，並且認為我們來自亞洲，我們就是來自那個教育制度最有階級感的地方，有那些補習班、學生要一直讀書參與考試。但隨著我慢慢觀察在荷蘭的教育體制，我發現或許在台灣我們對所謂「歐洲最尊重孩子、沒有階級感的教育」的印象，或許也只是一種想像，這裡也同時擁有階級感。我們經常可以在天下、遠見等商業雜誌看見這樣對歐洲教育體制的崇拜「芬蘭，用家庭教育贏過世界」、「瑞典式教育：讓不同孩子有相同力量擁抱世界」、「六分及格就夠好了？荷蘭教育的中庸之道」，這些都是我在這些雜誌查詢到的標題。但我發現，身為一個被西方人感受「你們亞洲的教育制度很有階級感」的亞洲台灣人，真正生活在荷蘭一陣子之後，走在街上、在各處與人互動，我覺得許多人面對亞洲人、移民的感受，才是真正讓我感覺更有階級感的。

白人愧疚 (White Man Guilt) 、亞洲人的害羞 (Asian Shyness)

在過往的田野調查經驗中，我經常喜歡蒐集受訪者提及的「特殊語彙」，去探索這些語彙，經常可以讓我學習到更多他們真實的生活與社會脈絡。在這次藝遊計畫過程中，除了上述提到印歐社群經常會稱呼自己的社群叫做沈默社群 (Silent community) 之外。我還蒐集到兩個特殊語彙：白人愧疚 (White Man Guilt) 、亞洲人的害羞 (Asian Shyness) 。

白人愧疚 (White Man Guilt) :

White man guilty讓討論殖民的層次過於簡化。

當我在與在Museum Sophiahof工作的Yulia訪談的時候，是我第一次聽她提到White man guilty這個詞彙。當Yulia跟我聊到我跟我的伴侶聊天、或跟其他荷蘭人聊天時，他們有的時候會說：「印尼人真的好好，印尼人好open，有時我看到印尼人的時候，我覺得好有罪惡感。 ("Yeah, but in Indonesia, they are so nice, they are so open." And sometimes when I see them, I felt guilty) 」 Yulia說這種感覺就叫做white man guilt。然而white man guilt是發生在什麼情境之下呢？Yulia回答，特別是談到殖民歷史和蓄奴的時候。Yulia舉了一個例子：「有時像是你對黑人有刻板印象的時候，有的時候你會對他們有刻板印象，然後接著你會說“歐，我很抱歉，我沒有那個意思。”」這是某種white man guilt，或是有時白人到非洲做慈善的時候，這種白人愧疚感有時候也被看見。Yulia覺得，White man guilt會讓討論殖民的層次過於簡化，因為討論只停留在愧疚感上，就沒有然後了。

亞洲人的害羞 (Asian Shyness) :

這是我與第二代印尼人Rizky訪談時，他跟我提到的關鍵詞，我初步的推估這或許與亞洲人和歐洲人之間彼此的社會距離、說話個性的文化習慣不同有關。不過是一個值得後續研究的有趣詞彙。

B. 「迷因在『荷蘭老婆』枕頭上」工作坊

這個工作坊的目的意義為何？

在這個工作坊當中，我們邀請田野調查過程中結識的在荷印尼人或印歐背景朋友/受訪者，以及對此主題有興趣的人們一起來到工作坊（我們亦邀請了一些我們的台灣、中國朋友參加），我們在工作坊當中思考及分享「我們如何被外在世界觀看或以為」，和「我們如何看待真實的自己」。我們運用一款非常有名的迷因「朋友們怎麼看待我、媽媽怎麼看待我、真實的我是怎麼樣？」，並轉譯/轉化我們自身的迷因，畫在一款也是非常有名的「荷蘭老婆」枕頭上，創造自己的迷因枕頭。

在工作坊裡，「刻板印象」是工作坊的討論核心。這個迷因枕頭創作是為了讓大家分享「別人對我有什麼刻板印象」、「在這些刻板印象之外真正的我是什麼樣」，我們邀請大家透過在枕頭上畫自己的迷因，一起討論自己的印尼人、印歐人、荷蘭人、台灣人、中國人身份在荷蘭的時空中，這個身份在生活中引起的刻板印象會有哪些。迷因在此作為一個分享這些觀點的方法。而「荷蘭老婆」枕頭作為一個創作載體（被畫上去）的同時，它也同時帶有象徵的意義。

荷蘭老婆（Dutch wife）是一款印尼常見的長枕頭，印尼文叫做guling。我會知道它，是因為過往到印尼做田野的時候，在印尼人受訪者家裡皆可以看見這種長枕頭。但直到來到荷蘭，我才發現這種長枕頭在荷蘭也非常受過往家族曾經有印尼經歷的印歐社群喜愛。荷蘭每年夏天許多城市的印歐社群均會舉辦印尼夜市（Pasar Malam），許多時候它是一個比聖誕市集還要大的市集，在Pasar malam中，這種印尼長枕頭相當受歡迎，並經常以非常昂貴的價錢賣出。來到荷蘭後，我也才得知這種長枕頭有一個因殖民歷史而衍伸的別稱「荷蘭老婆」。會有這個稱呼，其實源自荷蘭殖民印尼時，被送往印尼群島的荷蘭軍隊、殖民相關行業的荷蘭人多半是男性，有點類似於台灣早期的「有唐山公，無唐山媽」這樣的現象。因此，在過往荷蘭殖民印尼群島的時代，未有伴侶在身邊的荷蘭男性，除了找一位在家中陪伴、做家務的印尼情人之外，有一個紓解孤獨的方法就是抱著這種長枕頭睡覺。因此這種印尼長枕頭giling，也被大眾揶揄是「荷蘭人的老婆」。故它有此命名。

而在荷蘭此刻亟欲擺脫各種殖民字眼的現在的時空，我透過田野調查發現，在荷蘭的人們普遍不喜歡「太colonial」的名稱，叫這種長枕頭荷蘭老婆，是不是一種殖民精神的延續？我觀察到在荷蘭討論殖民相關事物的時候，或許是過往的歷史創傷使然（無論是荷蘭人在二戰納粹的受害者角色，還是他們認為他們面對印尼人是大壞蛋的加害者角色），討論議題的氛圍經常會有非得政治正確，不然你就是錯的，這樣的感受。但也在萬事需要政治正確的同時，我卻也在田野調查中發現，即使「荷蘭老婆」枕頭它的名字有殖民的意味，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但大家在家裡還是非常喜愛這款枕頭，我於是也想透過這個工作坊提出一個概念：在這款枕頭被貼上荷蘭老婆的標籤以前，它其實也只是一款枕頭。這是我為什麼想以「荷蘭老婆」枕頭作為載體的原因，在它擁有許多外界賦予的刻板印象與標籤以前，它只是一款好枕頭。

而在邀請參加者和執行工作坊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工作坊中的這個「荷蘭老婆」枕頭元素意外的讓許多人有所共鳴。有一些參加者是專門為了枕頭而來的，他們想藉由參加工作坊，回家後就能帶著枕頭回家抱抱（這本身就是這款枕頭的最大功能）；有一位家庭有印歐背景的參加者也在工作坊分享，他們家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專屬的荷蘭老婆枕頭，他提到他也有一個從小時候抱到現在的、他自己的荷蘭老婆枕頭，就像許多人從小就有一條無法割捨的小毯子一般。



工作坊時間：2024年11月9日

（與合作單位協調後，發現難以排入10月份的時間，故工作坊舉辦在藝遊計畫名義上結束的一週後，我再度回到荷蘭舉辦這場工作坊）

地點：烏特勒茲，Casco Art

Institute (<https://maps.app.goo.gl/5cu51nhM82XEMioW9>)

參與人數：9人

以下是每位參加者分享的故事（此紀錄為初稿版本，後續將持續編修）：

依涵/婉琦的台灣朋友



我畫了枕頭的兩邊。

這一邊是別人對我的一種刻板印象，在別人的想像中我是「開心的青少年依涵和她的腳踏車，咩咩咩。」

這是我和我的腳踏車。人們想像我住在荷蘭，我一定會有一台腳踏車。但我其實沒有腳踏車。我也畫了一個荷蘭著名的觀光景點「羊角村」，這是一個台灣人到荷蘭一定想去的觀光景點。我每次回台灣，當人們得知我住在荷蘭，他們總是說：「喔！那裡有羊角村！」但我從沒去過羊角村。人們通常會非常驚訝地說：「你住在荷蘭四年！你沒去過羊角村！」我說對。

在荷蘭，大家也總是以為我是一個青少年，可能因為我長得像小孩或什麼之類的。所以我就決定畫這個「開心的青少年依涵和她的腳踏車，咩咩咩。」

但事實是，這裡每天風都很大。
我的雨傘壞掉。
所以我沒有腳踏車。
這就是我的生活。





我畫了很多。

這是我到荷蘭以前的生活：

這是一個手握一疊銀行卡的我，我在這個畫面看起來很有錢。我申請荷蘭的學校之前，我也申請過挪威和英國的學校，那些學校總認為我是一個中國人，我就要付貴死人的學費。而我最後拒絕他們了，因為我不是一個有錢的中國人。他們總是對我有這樣的刻板印象：你是中國人，你一定很有錢，所以你可以付很貴的學費，你可以付很多錢去支持你的夢想。但我不是有錢的中國人。

下一個畫面是我從很早的時候、我國中就開始學藝術。在中國，有一個刻板印象是：藝術、學藝術這種事情，只有在學校成績最差的人會去學藝術。人們總是想我一定是酒喝太多，腦袋壞掉了，所以我選擇學藝術。

另外這個畫面是我在這裡的生活：

每次我爸媽打電話給我，我分享這裡的天氣總是在下雨、天空好灰。我爸媽認為我在這裡的生活很辛苦。這是真的。可是我爸媽也同時覺得我很會花錢。但這同時也是我的真實生活：我因為糟糕的天氣而感到痛苦、我在新學校、陌生國度感到很焦慮、太多事情、我找不到打工、我沒有希望的未來、我花太多錢、我持續掏空爸媽的退休金、還有要講英文的議題、太多事情。

這是我在這裡的生活，太多事情。

Saras/婉琦的印尼藝術家朋友

我畫了一些別人怎麼看待我的片段。

這是我認為我的朋友們眼中的我：「喔～她擁有那麼多駐村機會和有趣的生活。她可以當一個全職藝術家耶，也太好了吧。」有一些人覺得我非常成功，在荷蘭做藝術創作、辦自己的展覽。

這是我爸媽眼中的我：「她只有一個人、她沒有食物」我想我在畫面中就是裹



著毛毯，這個畫面確實某種程度是真的。我沒有時間煮飯，因為我總是在工作。

這是人們看到我的Instagram時認為的我：「Saras有個非常美麗的生活：住在國外、那裡什麼都很漂亮、美麗的花、華麗的房子、她被好吃的蛋糕和花朵包圍、她在國際美術館裡看藝術作品。」他們覺得我的生活看起來是這樣，多麼舒適和美麗。我的意思是，我確實也在社群媒體裡建構了這個形象，我可以明白為什麼他們如此看待。

而也有一些人看到我有一位荷蘭男朋友。他非常高，他有兩公尺高，我將我們的關係稱作跨身高戀情（inter-height relationship）。對印尼人來說，如果你有一位白人男友或白人的伴侶，女性通常會被視為「嗯，她可能是來掏金的。」或是「那個男的喜歡她，因為她看起來很有異國情調。」因為在印尼的審美的標準中，我不會被視為是漂亮的。

也還有一些人這樣看待我：「她現在過著非常自由的生活方式，這和她在伊斯蘭的成長和學習大相徑庭。」但我現在仍然努力實踐作為一個穆斯林，這是一個非常傷人的聲音。事實上，大多時候我感覺非常孤單，我不覺得我真的在這裡有朋友，因為其他人在這裡也都非常疲累，他們也有他們自己的困難，也試著在荷蘭討生活。在這裡生活會是非常孤單的。而我也仍然盡力作一個穆斯林，努力找到我可以禱告的空間。所以如果人們認為我不如從前，這是非常傷人的。

所以大多數時候，真正的我其實是：在荷蘭美麗的建築之中感覺寒冷。但事實上，這些建築可能是東印度公司用來儲存從印尼來的香料的建築。這就是我生活的一些片段。

Rizky/婉琦的受訪者，Rizky是在荷蘭的第二代印尼人，他的家庭同時也有印歐背景



這是我的枕頭。

我腦中第一個想到的是：如果你跟荷蘭人說你是印尼人，他們第一個想到的是印尼的食物。所以我畫了食物，因為食物在我的人生中扮演重要角色。我在這個畫面中吃沙爹肉串、白飯、麵條還有一些其他。

接著中間這個畫面是：印尼人想像我的生活中有很多歐元鈔票、鬱金香、牛奶，還有樹上會長錢出來。是的，這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在印尼的家族會認為我們家在荷蘭一定有很多錢。所以有時他們彼此聯繫上的時候，你會想為什麼他們忽然聯繫我們，然後對話通常跟錢有關。這也是很有趣的。

最後是一件比較平衡的事實：其實我不總是吃白飯，我大多吃麵包。我也跟荷蘭人一樣節儉，我騎腳踏車，在大風大雨裡。然後這是我家，因為我住在這。



文沁/婉琦的台灣朋友，文沁的媽媽是印尼1965年排華之後移民來台的印尼華僑



在畫枕頭時，我在思考的是——我過去所住的地方台灣，和現在所住的地方荷蘭，有什麼共同的地方。

我從畫竹子開始。竹子代表我小時候父母對我的期待，因為當我需要去學中國國畫時，你第一個要通過的考驗就是畫竹子。畫完合格的竹子你才可以去畫別的。所以我畫了兩年的竹子。每個禮拜，只有竹子。所以竹子很有趣的是，竹子是一個標準，竹子是其他人對你的期待；竹子也是一種象徵，你看到竹子，就一定跟華人有關。竹子是別人對我的期待，竹子也是我必須去畫好的東西。我也畫了椰子，這也是一個台灣、印尼都有的東西。



另一件事是，每次我想到任何跟印尼有關的東西，我就想到我媽媽。因為我知道她在印尼排華時離開了她家，她從印尼搭船到台灣讀大學。對她來說，她也離開她的家，從印尼來到台灣。而每次當她提到跟印尼有關的事物，我都感覺她找到了自己的連結。所以當婉琦跟我問及印尼這個主題、工作坊的時候，對我來說這也是一種我跟我媽媽的連結。

所以關係是在那的。這是台灣。而現在我怎麼感受荷蘭呢？有時候我覺得我待太久了，所以我不是很能在這個時刻說出我的感受如何，有的時候有點空虛，因為感受太混雜了。有時過了幾年之後回頭看，你會知道有些東西改變了。但現在我還在一个不知道我目前感受的狀態，可以說是一個過渡期。

婉琦/在工作坊中，我是一位在台灣有許多印尼好友的台灣作家，到荷蘭居住後，我想結交同樣有印尼相關背景的朋友，所以正在做這個研究。



這是我畫的第一個迷因，是為了給工作坊的大家做參考，而畫的範例。在這個工作坊中，我也複製了我畫的迷因，正式將它畫到枕頭套上。

我的迷因有一個主題，叫做「婉琦正在荷蘭做計畫」，這是我正在做的事情，我以這個主題畫了一些不同人們對我的刻板印象。

第一個格子是「我的讀者和朋友是怎麼看待我的」，我認為許多人總是會認為我是一個非常努力的人，他們正看著我在荷蘭探索印尼人和印歐社群。

第二個格子，是一個讓人難過的格子。我來到荷蘭後，我有一些在這裡的台灣朋友，後來我漸漸發現有些台灣朋友會對我這麼想：「她有一個藝術家老公在這裡！她的生活一定比我們容易！」在我逐漸發現這個他們對我的感受後，其實我很受傷，因為我的生活中仍然有非常多困難。

第三個格子是我媽媽如何看待我的。我認為她應該會覺得我現在住在荷蘭，我一定是想盡辦法的賺越多錢越好，因為在國外生活是辛苦的。

最後一個格子是真正的我是什麼樣的：其實我做這個計畫，其中一個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的原因只是「我想跟我先生團聚。」

四、分享會



活動資訊：

活動時間：11/02（六）14:00-16:00

活動地點：三季 sanji teahouse 1F（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二段 22-1 號）

活動收穫：

在這場海外藝遊分享會中，我見到了許多好久不見的朋友。我對大家分享在這四個月裡生活與田野中發現的Glossary，我發現大家很喜歡Glossary裡「對一個字詞和概念翻轉認知」的這個想法。分享會中來了一位好久不見的好友如珍，如珍是一位人類學家，她的研究領域跟我相近，過去研究香港的菲律賓外傭選美比賽。講座結束後，如珍也給我一段讓我收穫良多的回饋：

「聽你分享時，我其實有好多的疑問。這讓我想到了，當我剛開始做一個新的田野時，如果和人分享，常常會被指出這裡那裡可能有問題、不能說服人或是聽到你應該這樣或那樣做的建議。」

這些有時候很有幫助、有時候會讓人有點挫折，有時候很挫折甚至有情緒。但是我慢慢知道，其實是因為研究者自己對研究主題的知識體系還沒建立起來。還在一個瞎子摸象，對每一個片段都很興奮的階段。瞎子摸象雖然所知識偏頗的、片面的，但對每一個片面的理解，卻也會非常細微。不同的片面組起來的時候，不一定就是全觀但是會是一個象的形象由模糊到清晰，慢慢聚焦的過程。」

五、後續行動與效應

A. Framer framed工作坊

這次的藝遊計畫原本預計在計畫期間舉辦兩個工作坊，與在工作坊完成後，製作一本小誌紀錄田調過程與訪談內容。但由於在計畫期間，跟荷蘭的藝術文化空間接洽時，發現年底是大家最忙碌的時候，因此目前只完成位於烏特勒茲藝文空間Casco的枕頭工作坊。不過我也已經與另一個位於阿姆斯特丹主要關注後殖民議題的藝術機構Framer Framed開始合作，我們預計會在2025年2月於Framer Framed舉辦另一個工作坊「我朋友有一個另類故事」。

B. 田調後續創作

因為這個藝遊計畫而得以抵達荷蘭以來，作為一位文字創作者，我也一面同步的學習視覺藝術的創作。這個計畫中跟藝術家羅晟文共同合作的藝術參與式工作坊，是我第一次得以有機會學習結合人類學與藝術創作的的方法，我對這個新的創作領域感到很有興趣。因此在計畫結束後，目前我正在整理藝遊期間田調的內容，並試圖研究如何同步運用人類學、視覺藝術方法，以填掉中搜集到的「非主流敘事」為主題，創作出一個「非主流紀念品明信片」套組。也希望讓這個作品有一個發表平台，我目前已接洽將與國藝會線上誌合作，撰寫藝遊計畫的海外觀察文章與介紹這個作品作為發表的方式。

C. 後續發表機會

在藝遊計畫的過程中，這個計畫幸運地受到鳳甲美術館葉佳蓉館長的邀請，我們預計明年將在鳳甲美術館舉辦一場此藝遊田野的分享講座。

另外，我也以這次「初次嘗試人類學結合藝術創作」的研究嘗試，與政大創新國際學院的歐子綺老師與友人們一起報名並成功入選「亞洲研究學會年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我將會帶著這個藝遊計畫的田野研究，於2025年6月至尼泊爾加德滿都的年會上分享這個人類學與藝術創作結合的田野過程與研究成果。

六、計畫期間的思考

相關領域的發展：

在我移動到荷蘭的過程中，因為知道即使計畫結束後，我與先生計畫一起待在荷蘭生活。這個自身的移動，也讓我得以有機會親身參與觀察自己的移動經驗，用更直接的方式理解過往受訪者印尼移工姊姊們在台灣的身體經驗。不過剛要離開台灣的時候，我卻也抱持著一個愧疚感，我像是要拋棄我在台灣的工作、拋棄熟識的台灣東南亞移民工議題領域工作者與受訪者們。但就在我即將離開台灣時，有一位也從事印尼移工田野的友人告訴我，婉琦要去住在荷蘭了，他們其實很開心，因為印尼跟荷蘭有很深的殖民關聯，婉琦可以幫我們去探路，說不定以後我們可以有機會一起做一些台灣、荷蘭合作的計畫。聽到朋友跟我這樣說，我感覺很開心。也經由這次的藝遊計畫後，我確實感受到我有一股很想與台灣相關議題的友人分享研究發現的想望。也發現在台灣的移工議題敘事中，缺少殖民（不只是台灣與荷蘭之間的殖民，也包含印尼與荷蘭之間的殖民）的敘事。我也預計在明年回台灣時，主動聚集在相關議題工作的友人，舉辦一場內部的分享會。或許日後我們有在一起延伸這個計畫的機會。

博物館文物與當代藝術的結合：

去年第一次來到荷蘭時，我在逛博物館的時候意外發現荷蘭的博物館中，經常會在文物當中穿插當代藝術的作品去回應展覽的主題。這讓我覺得很有趣，因為在台灣，這是少見的。而這次在來到荷蘭進行藝遊計畫後，除了一面的在更多博物館看見文物、當代藝術作品在展覽中的結合以外，有一天跟一位印尼朋友對話時，讓我明白了有時這樣安排的原因。我的印尼朋友過去也有人類學的背景，現在的工作多有跟荷蘭殖民相關的博物館合作，她說因為去殖民的浪潮，荷蘭有許多殖民相關議題的博物館都會有「文物歸還前殖民國」的議題。不過每當文物歸還之後，原有的展櫃一半就空了，或是沒有歸還的文物，大家會討論「這些都跟殖民有關，是不是不應該繼續被殖民母國展示？可是如果不展示，那我們要展示一整個空的博物館嗎？」而在此脈絡之下，「部分文物」+「當代藝術作品的回應」就成為一個可以重新與歷史對話的可能。

自身生涯的探索：

藝遊計畫結束後，我繼續回到荷蘭，並同步帶著自己身為文字創作者的身份，一面持續進行下一本書的書寫計畫，一面在荷蘭開始學習視覺藝術創作。我發現，在荷蘭的視覺藝術創作者，其實有許多都是像我一般半路出家、先前讀的不是純美術的藝術家。我遇到一些人鼓勵我，我先前所學的人類學，它是非常有淺力跟視覺藝術結合的。這讓我得以有機會思考，在未來的探索路上，自身的人類學學科背景，可以如何更好的結合視覺藝術的創作、有什麼是只有我做得到的。